

三國志集解

十

魏書二十五

三國志二十五

辛毗楊阜高堂隆傳第二十五

晉平陽侯相安漢陳

壽撰

宋中書侍郎西鄉侯聞喜裴松之注

沔陽盧弼集解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

陽翟見郭嘉傳

其先建武中

光武時

自隴西東遷

晉書忠義傳辛勉辛恭靖隱逸傳辛謚世稱冠族俱隴西狄道人辛憲英傳亦云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辛氏蓋世居隴西

毗隨兄評從袁

紹

評字仲治

太祖爲司空辟毗毗不得應命及袁尙攻兄譚於平原譚使

毗詣太祖求和

英雄記曰譚尙戰於外門

章懷注郭郭之門通鑑作戰於門外胡注鄴城門外也

譚軍敗奔北

范書袁紹傳譚敗引兵還

南皮郭圖說譚曰今將軍國小兵少糧匱勢弱顯甫之來久則不敵愚以爲可呼曹公來

擊顯甫曹公至必先攻鄴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北皆可虜得若顯甫軍破其兵奔亡又可斂取以拒曹公曹公遠僑而來糧餉不繼必自逃去比此之際趙國以北皆我之有亦足與曹公爲對矣不然不諧譚始不納後遂從之問圖誰可使圖答辛佐治可譚遂遣毗詣太祖

太祖將征荊州次于西平

郡國志豫州汝南郡西平一統志西平故城今河南汝寧府西平縣西四十五里

毗見

太祖致譚意太祖大悅後數日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尙自相弊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太祖太祖謂毗曰譚可信尙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閒其閒乃謂天下可定於己也

胡三省曰能閒工竟翻言袁氏兄弟

相攻其初計不謂他人能乘其閒乃謂并青冀爲一則可乘勢以定天下矣

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

胡三省曰

言其勢窮

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

譚字顯思尙字顯甫

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

臣誅於內

謂逢紀田豐等死也

兄弟讒鬪

鬪也也很也戾也

國分爲二連年征伐而戰士

生蟣蝨

宋本作連年戰伐而介胄生蟣蝨通鑑同

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困倉行無裹糧

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尙之

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

尙不還救卽不能自守還救卽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

擊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

胡三省曰秋葉易隕況遇迅風乎

天以袁尙與

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

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

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

歲熟曰登

又自

知亡而改修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

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

通鑑震下有矣字胡三省

曰觀毗之言非爲譚請救也勸操以取河北也或曰毗爲袁氏請救所論皆向曹氏其心已有所私邪抑致師之詞不得不爾邪跡毗生平非賣主者或當時舍此別無以措辭況曹瞞老奸豈能欺以非理哉弼按良禽擇木事理之常操爲司空已有辟毗之命郭奉孝又爲毗之鄉人策謀定計算略深通南向荊州本爲兵家之權變毗已心折矣安得不盡情傾吐乎

太祖曰善乃許譚平次于黎陽明年攻鄴克之

郡國志冀州魏郡鄴

黎陽一統志黎陽故城今河南衛輝府濬縣東北鄴縣故城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西南本志荀攸傳注引魏書曰攸姑子辛韜問攸取冀州事攸曰佐治爲袁譚乞降

王師自往平之吾何知焉

表毗爲議郎

續百官志議郎六百石無員

久之太祖遣都護曹洪平下

辯

曹洪拜都護將軍下辯見夏侯淵傳

使毗與曹休參之

曹休傳休字文烈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

令曰昔

高祖貪財好色而良平匡其過失今佐治文烈憂不輕矣軍還爲丞

相長史文帝踐阼遷侍中

毗爲侍中列名勸進見禪代衆事御覽二百二十七引魏略云帝嘗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階而坐

問左右此爲何官何主左右不對辛毗曰（御覽六百八十八引此作侍中辛毗對曰）此爲御史舊持簪筆以奏不法今日直備官但珥筆耳本志鮑勛傳侍中辛毗

表救鮑勛亦毗官侍中時事

賜爵關內侯時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

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

曰夏數爲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帝欲徙冀州士家十

萬戶實河南

胡三省曰時營洛陽故欲徙冀州士卒家以實之

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

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

通鑑見作待

皆莫

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臣

以爲非也

宋本臣作誠作臣亦可通然不如誠字之益形鯁直

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

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

胡三省曰侍中於周爲常伯之任在天子左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

闕
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

宋本無也字

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

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徒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稀出上軍大將軍曹眞征朱然于江陵

事在黃初三年

毗行軍師

還封廣平亭侯帝欲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禦道隆後服道洿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內夫不賓者其

能久乎昔尉佗稱帝

史記南越尉佗列傳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乃自尊號爲南越武帝及孝文帝元年使陸賈往南越因

讓佗佗頓首謝願長爲藩臣

子陽僭號

范書公孫述傳述字子陽建武元年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建元曰龍興元年建武十二年吳漢臧宮與

述戰於成都述被創死

歷年未幾或臣或誅何則違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無所

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夫廟算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況
今廟算有闕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

毛本未
作朱誤

先帝屢起銳師臨

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循之

通鑑循作修胡三省曰修之謂
修怨也左傳曰將修先君之怨

此

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修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
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彊壯未老童齒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
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毗對
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苟時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吳
至江而還明帝卽位進封潁鄉侯邑三百戶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
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
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

解見劉
廙傳

不然必有謗

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
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
公而毀其高節者邪宐從僕射畢軌表言尙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
忠亮計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
誠欲取其効力不貴虛名也毗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
也遂不用出爲衛尉帝方修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
講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

沈家本曰明紀太和六年治許昌宮

起景福承光殿毗上疏乃是年
事故尙有諸葛亮講武治兵語

備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宮室大興加

連年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詩大雅民

勞之章毛傳云汙危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鄭箋云汙幾
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

唯陛下爲社稷

計帝報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諫者立名之時也

何焯曰千古拒諫根柢在此一語

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辦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爲漢規摹之略也今卿爲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

觀

黃圖曰登之可以遠觀故曰觀

則見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

國語周太子晉曰天地成

而聚於高歸物於下四岳佐禹高高下下封崇九山決汨九川

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

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爲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

一趙

清曰水經河水注魏氏起玄武觀於芒垂張景陽玄武觀賦所謂高樓特起竦峙嵒嶢直亭亭之孤立延千里之清飈也蓋其後竟作之傳云帝乃止飾詞耳

魏略曰諸葛亮圍祁山不克引退張郃追之爲流矢所中死帝惜郃臨朝而歎曰蜀未

平而郃死將若之何司空陳羣曰郃誠良將國所依也毗心以爲郃雖可惜然已死不

當內弱主意而示外以不大也乃持羣曰陳公是何言歟當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

無武皇帝也及委國祚而文皇帝受命黃初之世亦謂不可無文皇帝也及委棄天下而陛下龍興今國內所少豈張郃乎陳羣曰亦誠如辛毗言帝笑曰陳公可謂善變矣臣松之以爲擬人必於其倫取譬宜引其類故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毗欲弘廣主意當舉若張遼之疇安有於一將之死而可以祖宗爲譬哉非所宜言莫過於茲進違其類退似諂佞佐治剛正之體不宜有此魏略既已難信習氏又從而載之

官本攷證

曰監本習氏
訛作習文 竊謂斯人受誣不少

青龍二年諸葛亮率衆出渭南先是大將軍司馬宣王數請與亮戰

明帝終不聽

前已書明帝卽位此明字疑衍

是歲恐不能禁乃以毗爲大將軍軍師

使持節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敢犯違

魏略曰宣王數數欲進攻毗禁不聽宣王雖能行意而每屈於毗

互見明紀青龍二年注引魏氏春秋

蜀志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曰宣王表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世說方正篇云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爲軍司馬宣王與亮對渭而陣亮設誘譎萬方宣王果大忿將應之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有老夫仗黃鉞毅然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

亮卒復還爲衛尉薨諡曰肅侯子敞嗣咸熙中爲河南太守

宋本作河內太

守

世語曰敞字泰雍官至衛尉

潘眉曰真誥闡幽微云辛毗子名敞爲河南太守太常卿傳注不言爲太常卿者闕略也

毗女憲

英適太常泰山羊耽

晉書羊祜傳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蔡邕外孫年十二喪父事叔父耽甚謹後嘗與從弟琇書曰旣定邊事當角巾東

路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士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

外孫夏侯湛

毛本夏作更誤夏侯湛爲夏侯莊之子莊爲羊衡之壻湛爲羊衡之外孫

非羊耽之外孫也參閱夏侯淵傳注引世語卽知

爲其傳曰憲英聰明有才鑒

晉書列女傳明作朗趙一清曰晉書夏侯湛傳湛字

孝若譙國譙人祖威父莊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御覽卷八百十五引孝若爲憲英傳有曰夫人性不好華麗琇上夫人鱣子披緣以錦不肯服從外孫胡母揚上夫人錦被夫人反臥之一清案此事晉書列女傳以爲羊祜一晉書列女傳祜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弼按祜立身清儉琇性奢侈錦被當爲琇所上

孝若傳可據晉書列女傳祐字疑亦琇字之誤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爲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

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

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胡三省曰女子之智識有男子不能及者弟敞爲大

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出閉城門大將軍司馬魯芝將爽府兵犯門斬

關出城門赴爽門字疑衍來呼敞俱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

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胡三省曰爾猶言如此也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不得

不爾宋本馮本太傅下有殆字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

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行以驕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

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胡三省曰殆近也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偶匹

也

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不出宋本馮本可下有以字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

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不可也且爲人死爲人任親昵之職也

馮本
昵誤

作泥胡三省曰左傳晏子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若爲己死非其私昵誰敢任之昵私愛也此言親者則可爲質任愛昵者則可爲之死從衆而已敝

遂出宣王果誅爽事定之後敝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逮鍾會爲鎮西將軍憲

英謂從子羊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曾在事縱恣非持久處

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

周壽昌曰羊祜爲羊耽從子故呼辛氏爲季母亦猶叔母之稱

請子琇爲參軍

毛本軍
誤作豈

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爲國憂之矣今日難至吾家

此國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琇固請司馬文王文王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

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

軍旅之閒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

琇事見陳留王
紀咸熙元年

憲英年至

七十有九泰始五年卒

晉書列女傳羊耽妻辛氏傳全與此同御覽八百十五題作夏侯湛羊太常辛夫人傳全篇通稱夫人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

天水郡見明紀太和二年又見王肅傳注引魏略薛夏傳郡國志涼州漢陽郡冀胡三省曰漢陽郡

至晉方改天水史追書也又曰冀縣屬漢陽郡郡及涼州刺史治焉馬與龍曰閻溫傳馬超圍州所治冀城楊阜傳惟冀城奉州郡固守是靈帝中平以後迄建安末涼州治冀也王先謙曰冀縣三國魏屬天水郡一統志冀縣故城今甘肅鞏昌府伏羌縣南

魏略曰阜少與同郡尹奉次曾趙昂偉章俱發名偉章次曾與阜俱為涼州從事

尹奉後為

燉煌太守見倉慈傳又見閻溫傳

以州從事為牧韋端使詣許

事在建安四年韋端見荀彧傳注

拜安定長史

續百官志每郡置太

守一人丞一人丞當邊戍者丞為長史

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

不斷

或曰斷指法度言與少決非複

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後事今雖

疆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

外之人所在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長史非其好遂去官而端

徵爲太僕其子康代爲刺史辟阜爲別駕察孝廉辟丞相府州表留

參軍事馬超之戰敗渭南也走保諸戎太祖追至安定而蘇伯反河

閒

馬超戰敗渭南在建安十六年河閒民田銀蘇伯反在建安十七年

將引軍東還阜時奉使言於太祖

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軍還不嚴爲之備隴

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

胡三省曰隴西南安漢陽永陽皆隴上諸郡也獻帝起居注初平四年分漢陽上郡爲永陽

太

祖善之而軍還倉卒爲備不周超率衆戎渠帥以擊隴上郡縣

宋本衆作

諸

隴上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衆而張

魯又遣大將楊昂以助之凡萬餘人攻城

通鑑作攻冀城在建安十八年

阜率國士大

夫

國謂郡國也士大夫謂將士也解見武紀建安十二年注

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從弟岳

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州遣

別駕閻溫循水潛出求救

告急於夏侯淵時淵屯長安

為超所殺

詳見閻溫傳

於是刺

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意

宋本意作計

阜流涕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

以義相勵有死無二田單之守

史記田單列傳燕師長驅平齊田單東保卽墨

不固於此也棄

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阜以死守之遂號哭刺史太守卒遣人請和

開城門迎超

裴注引皇甫謐列女傳云刺史韋康素仁愍吏民傷殘欲與超和本志荀彧傳注引三輔決錄云康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

至遂為超所殺弼按馬超勇力善戰撫有羌胡既兼隴右之衆又得張魯之助宜其所向無敵魏武軍還倉卒為備不周韋康孤城無援堅守八月閻溫潛出又死賊手東軍之來殆已絕望不忍更民無辜死亡委屈求和其情可原超雖殘暴背約害康亦假手楊昂肆其屠戮故韋康死後吏民忿恨姜敘之母趙昂之妻皆忠義奮發咸為故君復讎若康為賣城求活者不特有負荀彧之薦而楊阜姜敘亦必不獻歎悲憤約誓討超矣是非功罪略迹原心君子平情論事當為康恕也

超入

拘岳於冀使楊昂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頃之

阜以喪妻求葬假

通鑑會楊阜喪妻就超求假以葬之胡注休假也求假猶古之請告請急也

阜外兄姜敘屯